

蓬蒿人书语

俞晓群 著

岳麓书社

蓬蒿人书语



俞晓群 著



中南出版传媒

岳麓书社

长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蓬蒿人书语/俞晓群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 2011. 11

ISBN 978-7-80761-687-0

I. ①蓬... II. ①俞... III. ①出版工作—中国—文集

IV. ①G239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56635 号

PENGHAO REN SHU YU

蓬蒿人书语

作 者:俞晓群

责任编辑:杨云辉

责任校对:刘海英

封面设计:吴颖辉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8.75

字数:80 千字

印数:1—1000

ISBN 978-7-80761-687-0/I·993

定价:68.00 元

承印: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知心的人，称心的书（代序）

沈昌文

一九八六年我从三联书店退休，先到美国住了一阵，带回来很多文化资源。我说过我做出版编辑工作喜欢自己做选题，什么都自己做。现在正好，也没老板也没伙计了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以前我跟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关系很好。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先生，我不认识他，也不了解这家出版社。这位俞先生是赵丽雅的朋友。他在三联书店出过一本书，我知道，但更主要的是我知道他是《读书》杂志的广告客户，仅此而已。我退休之后才跟俞晓群认识，我们谈得很投机。因而知道辽宁教育

出版社的利润多得不得了。于是我跟他们说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，利润多了全部上缴，好是好，可是非常麻烦的是，你这个一来灾难也来了：你计划利润五千万，最后你赚一亿，明后年上面就要你赚一亿五，这样你就被套上了。我有一个鬼招：尽量少赚，多的钱怎么办呢？发展文化，创造声誉，建立品牌。俞晓群非常赞成。他本身是作家，文化水平比我高许许多多。他是大学数学系出身，专门研究过中国文化中的数术。我的这类“鬼点子”，他当然一听就懂的，而且说不定就是他的夙愿，只是不好直说而已。

这样我们就谈得很投机，并且进行操作了。开头还零敲碎打，无非出些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书的中译本。例如《欧洲风化史》。顺便说一句，这“风化”两个字是我改的，原来叫《欧洲爱情史》。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由

于给中央反修小组跑腿，特别喜欢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的异端思想和人物，就是跟马恩列斯正统思想不一样的理念和代表人物。研究过一种异端的恋爱观念，叫“杯水主义”。后来我就比较注意了解现代爱情观的变迁。这本德国人写的书在当年俄国很受注意，我老看见俄国文人引用，但在北京没找到俄文译本，后来在纽约发现了俄文译本，赶紧复印带回。以后请我的老同学、俄语专家侯焕闳老兄译出，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
这时候俞晓群有一个创造发明，我起初很犹豫，后来完全支持。他提出来的是要向王云五学习，学习他主编的《万有文库》。他希望编一套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，分古典、近代跟外国三个部分。当时吓了我一跳。因为像我这样一九四九年以后习艺的出版人，非常怕同王云五这个名字挂钩，更不敢去“继承”这位

老先生的事业。好像在我的前辈直到我这一辈眼里，商务印书馆可学，而王云五绝不可学。岂止不可学，简直不能提。大家只要回想一下当年改写“四角号码歌”的故事就得了。我小的时候学的四角号码歌第一句是“一横二垂三点捺”，一九四九年以后，因为王云五的关系，非得改成“横一垂二点捺三”。我知道这是政治纪律，所以记得很牢。但俞兄的识见打破了我的迷障。我由此觉得他在文化出版上确有大魄力大手笔。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后来找了三个人来编，古代找吕叔湘先生的弟子杨成凯先生，近代找了上海的陆灏先生，我做外国部分。这套书的价钱便宜，每本八元、十元。

陆灏那时在文汇读书周报工作。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出来的。我的同学后来有在那里当领导的，那么陆小弟要小我一辈了。可我发

现，这位年轻朋友对书真在行。从结识开始，我就以他为师。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中，说实话，他编的近代部分最耐读。结识了他以后，我就一直存着一个念头：此人必须好好“开发”。

以后，有机会在上海同陆灏、陈子善等人在一起。陈子善带了几本旧杂志，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老《万象》。我在做工人时见过这杂志，那时读不懂。以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些，喜欢得不得了。于是我想，我们何不承继前贤，老店新张？于是，在俞晓群支持下，一行人去拜访当年老《万象》后期的主编柯灵老先生。我同柯灵老人是老交情，自然一谈即合。接着四处奔走，一跑几年，才有了辽宁教育版的新《万象》。

说实话，我编《读书》多年，其实那不是我的夙愿。我这个上海滩出来的人，不大会

做十分严肃的东西。《万象》很适合我的性格，很快就喜欢上了它。现在去找谁来编呢？起初，赵丽雅给我介绍一位在北京媒体工作的吴先生。谈得挺好，可是后来这位先生另有高就。那么再找谁呢？这时想起陆灏。其实重新创办《万象》，源于我对海派文化的认识和留恋。如同研究者所说，所谓海派文化，是在兼收并蓄各种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扎下了自己的根。从这意义上讲，陆灏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
《万象》一出，舆论反应很好。有人说，同那时《读书》的愈来愈深奥庄严相比，“它有点像花边文学，可以让一闲人，身穿家居服，随意躺在沙发上、床榻上展卷阅读”。“这杂志很海派，却是在辽宁出版的。奇怪！”陈乐民先生评论说，在《万象》，“常常读到一些妙不可言的好文章”。他喜欢读尘元（陈原）的“词语密林”，王蒙连载的“玄思小

说”，等等。陈先生说：“或许觉得它太休闲，确实这里没有宏大叙事、高头讲章，但却足以在轻松恬淡和谈笑之间，传递出浓郁的文化底蕴，且不乏鲜活灵动之气，可以益人心智，可以发人联想。”“《万象》的妙处全在一个‘趣’字。”

我邀赵复三先生为《万象》陆续写稿多篇。赵老那时已远走海外，但还用“常念斯”这一含意深远的笔名为国内刊物写稿。他在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来信说：“四九年前，上海刊物甚多，质量较好的却寥寥可数，《万象》是比较能做到雅俗共赏的。依稀记得，那时的《万象》好像是十六开本，每期篇幅薄得多，纸张只是普通报纸，大概并不准备人保存的。现在手上这本《万象》，内容质量格调当然高得多，能组织到这么多位名作者有质量的稿件，图文并茂，版面设计也很好，纸张也很

好，足见不仅大处，连小地方也是用了心的，真是可喜可贺。”“希望《万象》的内容，还可以更宽广。”

陆灏当然还能顺应时代。记得他曾在《万象》连续两期编“同性恋”专栏，十分新潮。他约恺蒂、毛尖、须兰、陈巨来等专栏文章，也都十分引人注目。

所有这些，其实都得归功于后台老板俞晓群。

我是编书的，一直爱读好的书话文章。现在有了财力，自然想起了书话。这事委托吴彬来做。她编了一套《书趣文丛》，把我们想得起来的评书大家的作品，都收进去了，前后出了六十来本。

俞晓群和我都有意思乘这旺劲出一些大家的全集。他瞩目钱钟书。张罗了一下，没成功。我推荐出《吕叔湘全集》。吕老同我谈得

来，他对此事大力支持，自然一拍即合。《全集》共出十九卷，上千万字，实在是件大工程。

其他零星的书就更多了，简直不胜枚举。

例如英若诚的五个剧作的中译本，一九九七年前后宋木文、申辉慧等曾竭力向三联书店推荐，三联书店出于经济原因，不能出版。我得讯后向俞晓群求援，俞立即应允。以后即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
我知道孟湄女士翻译了昆德拉的作品出版有困难，我就接过来在辽宁出。以后我又去巴黎见了昆德拉。以后辽宁出资由我专程去巴黎洽出昆德拉全集，可惜未成。

我爱听邓丽君，在三联书店岂敢出关于此君的书。现在好歹在辽教出了一本，我自己实在暗暗地高兴。

前面说过，在美国耶鲁大学结识了康正果

先生，知道他极富文才，我介绍俞晓群出了他的《风骚和艳情》。以后，又在纽约认识了一位美国史专家尹宣先生。晤谈之间，得知他个人居然把当年美国制宪会议的纪录全文译出，字数极多，而无法出版。我回国后，央诸晓群老兄，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。一九九六年写信给尹先生，他欣然同意。这大概是我当年为辽宁教育出版社做的最后一本书。

要做那么多事，自然要有一个班子。我找了人民出版社、三联书店的同事，同心协力，一起来做。那时我跟人民出版社关系不错，他们给了我一间房子。排校工作也在北京成立一个班子。美术装帧我不懂，委托一位美术家张红女士来管。这一来，我们的小工作室也有不少人了。

我常称同俞晓群合作的这些年是我做出版一辈子的黄金时代。这不假。何以至此？当然

首先是俞为人的民主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一直就有一种观念：搞出版，文化是目的，经济是手段。刘杲先生几年后明白说出的主张，其实我们两个部下，特别是俞晓群，早就在实践了。

退休以后还做那么多事，实在高兴。可是乐极生悲，没多少年就出问题了：上面忽然把俞晓群先生调开，于是所有这些工作都停顿和撤销。上面这种措施，现在叫“改制”。是是非非，我也说不清。总之，对我来说，来得意外，去得突然。好在我也到了“古稀”之年，理该退出是非之地了。让我高兴的是，因辽宁这块宝地的恩赐，我从“耳顺”到“古稀”期间，居然成为了自己一生做出版最顺手的年代。

摘自沈昌文新著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，台北大块文化即将出版

目 录

1	沈昌文：知心的人，称心的书 (代序)
1	在法兰克福八号厅落座
6	哲学王：在案头，在心头！
10	《万象》创刊的三个关键词
18	苏叔阳笔下的中国
27	王云五，梦萦中的迷离影像
42	王云五的三个“出版锦囊”
49	畅销书，抑或无书可读？
55	万有文库：扬起“开启民智”的

旗帜

- 60 多一点贵族精神，如何？
- 67 有前生，为谁做谋士？
- 74 告别《万象》，采一点如烟的记忆
- 92 历史在“糟粕”处断裂
- 99 民间出版的文化力量
- 106 让人迷惘的“盛世修典”
- 113 委婉语词，后现代意识形态的主调
- 121 阅读的心声
- 131 二〇〇九年的最后一天
- 137 忆尹宣
- 142 “韬奋精神”别解
- 149 今天，我们如何选书
- 161 廿四年，在那飘雪的日子里
- 168 “仰望星空”三思
- 175 十年阅读，是谁创造了历史？
- 193 有朋，有书

200	《一九八四》的故事
205	“西方汉学”袭来时
212	我的阅读，我的生活
219	谁是我们的导师？
235	论策划
240	永远的追随者
252	出版十一家
256	后记